

知乎盐选 | 争吵

我赶紧给狗鹅子端了碗宁神消暑的绿豆汤，期待他清心灭灭火，但显然那玩意并没有什么效果，他喝了一口便又质问道：「你连夜将他送走，就是为了防着朕对不对？」

不然呢？

他这么重的伤，我冒着加重伤势的风险送他出宫，难道只是为了送着玩儿？

狗鹅子大概看出了我心里的嘲讽，目色骤凛，一怒之下摔了碗，恨声诘问：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你心里眼里就只有他了是不是？！」

看破不说破，母子还能做，我还是想尽量避免这么直白地让他感受到我「娶了老公忘了儿」的。

于是我斟酌着说道：「我是怕你看见他生气，对你的伤不好。」

他冷冷地挑一挑眉：「是怕我伤不好，还是怕我伤害他？」

我瞎话说得毫不犹豫：「那当然是因为担心你了。」

担心你暗箭杀人。

他讥讽地冷哼一声，咬牙切齿道：「你可真是爱他爱得深沉！」

我爱他？

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爱不爱他，你又知道了？

再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
一天天眼里就只有情情爱爱，一点都没有一国之君的样子，你以前那六亲不认的好脾性哪去了？！

快少提什么爱情不爱情，还是权利最可行！

权力能带来爱情，爱情能带来权利吗？

.....还真能！

皇帝的爱情就能。

大臣的爱情也能。

只要我稍微发散一下思维，就可以.....

「你到现在还敢走神？！」他满面难以置信地瞪着我，几乎怒发冲冠：「你在想什么？想他什么时候娶你吗？」

「没有！」我有些发恼，愈加觉得他不可理喻了：「这都哪儿跟哪儿？」

他却咬牙：「你别以为朕不知道，那日朕清清楚楚地听见你说要他活着娶你！」

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，我觉得他在诈我。

才一迟疑，他就越发恼怒起来，一把攥住我的腕子，冷厉地凝视我：「你休想嫁给他！」

我也来火了，狠狠挣开他的桎梏，狠狠呛声：「我爱嫁给谁就嫁给谁，你管不着！」

他的眼中立时窜起了幽幽怒火，一双乌沉的眸子黑的发亮：「你大可看朕能不能管得！」

我气得爆炸，几乎怒火冲天：「上辈子你就一直拿皇威压我，我顾虑你的颜面便罢了，可我现在的身份清清白白，与皇家毫无关系，你还有什么理由阻拦？你又凭什么阻拦！」

他目中一刺，猛然跨步上前，一双眼跟要吃人似地怒瞪着我：「朕凭什么不能！朕……！」

他话没说出口，又骤然住了口，似是蓦地想起了什么，表情瞬间僵滞在脸上。

我只当他自知理亏，立刻来了劲头：「我听着呢……怎么不说了？」

他抿着唇瞪我。

我毫不示弱，甚至故意激他：「说啊，你凭什么啊？」

我对此事已介怀许久，既然今日全都剖开，就索性说个明白。

他铁青着脸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眼中明明愠怒难平，却再不发一语，半晌，又紧紧收拢指节，偏开了目光：「朕不想看见你，出去！」

「我不！」我倔脾气也上来了，偏要站到他正前怒瞪他，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就见不得我好！」

他神色骤然一怔，猛地捏住我的肩膀：「朕见不得你好？朕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你，在你看来就是见不得你好？」

「把心挖出来？」说的真好听，我气极反笑：「挖出来给我建一座牢吗？」

他目色巨震，两眼泛红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：「朕的情意，对你来说.....却是牢笼？」

「情.....情意？」这用词一下把我整不会了，我们之间，最多有些情分，但.....但是情意就.....

他神色冷了下来，别过脸去：「朕说的是心意，你听错了。」

「哦.....」是.....是吗？不是吧？我有一点点怀疑。

他没再说话。

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

尴尬.....

继续尴尬.....

尴尬是今晚的奈何桥.....

片刻之后，他冷冷道：「朕要批折子了，出去。」

我巴不得出去，但是依据以前经验，我怕一出去你又要摔东西，上次你就摔了好些值钱玩意儿，这才刚换了一批，你就不能给那些白花花的可爱银两一些应有的尊重吗？

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。

也是时候该做个懂事的皇帝了。

你看看邻边的疆夷和天蛮，哪个君主像你这么奢靡浪费？

哦，疆夷灭国了.....

哦？天蛮也快了.....

那你看看漠北，人家的国主又会赚钱又会省钱，前阵子还给漠北军更新了全套的装备，又开始在边界虎视眈眈了，你就不着急吗？

哦，你着急，所以才不敢把受伤的事情传出去。

好、好吧，绕来绕去责任又回我身上了。

那我点的火我灭呗。

我惹生气的我哄呗。

还能咋着。

其实我觉得，很多时候他生气都是因为沟通不到位，于是便直截了当地开口：「咱们怎么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能够坦诚相待了？」

他朝我瞥了一眼，轻轻挑眉，缓缓凑近，唇边扬起若有似无的轻佻：「你想要哪种坦诚相待？」

他极具侵占性的气息扫过我的脸颊，让我对这过近的距离着实有些不适，但还是忍着没有后退，只耐心回道：「当然是有话直说的那种。」

他脸色突然又沉郁了下来，还嗤讽地哼了一声：「对牛弹琴。」

爱说不说，反正除了拈酸吃醋，就是挖苦嘲讽，没一句我爱听的，哼！

好像谁还不会「哼」似的，我会的比你还多，哼呸滚！

狗鹅子又冷声赶我，我才不呢。

这阵子我也大概摸清了他的脾气，虽然我呆在这里，他不见得高兴，但如果我走了，他肯定会更不高兴，虽然我并不在意他高不高兴，但是他不高兴就会让我不高兴，所以我还是得留在这里，让他高兴高兴。

于是我从他桌案上抽了本书，找了一个他既能看见我，又不会老看见我的边角坐了下来，翻过书封一看：《三十六计》。

这书好。

好就好在我就没完整看全过，补上补上。

书呀书呀，

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

怎能在狗子心里留名，

结束这日日的心神不宁。

我将书翻了开来：美人计？

什么破书！

你是哪里来的三十六计之破罐破摔！

算了再给个机会。

书呀书呀，

请你再给一个说明，

怎能解了他愤愤不平，

除了天天的药不能停。

趁书不注意，翻开一看：苦肉计。

这个可以有。

不过我得好好想想，以狗鹅子这次的生气程度，不是一般的苦能解决的，得苦中有着酸，酸中透着涩，涩里含着甜，恰到好处地惹人怜。

好像有点难。

脑子不够用。

没关系。

慢慢想。

他且得拧巴几天呢。

但是我也想得太慢了，想了好一阵子，计策还没想出来，狗鹅子却先有了想法。

大概是看我每天津津有味地看书太安逸，他心里不痛快，便故意找我不快，让我给他念奏折。

「后宫不得干政。」这点太后的职业素养我还是有的。

当然也不是我想有，主要是秦桀阳留下的清君细则太严格，别说看奏折，就是去趟崇政殿，都要被那帮子老臣念叨好几个月，烦死了。

狗鹅子却锋眉一挑，眸光讥凜：「你算哪门子后宫？」

对哦！

这事儿整的，还给我养成习惯了！

秦桀阳「老狗贼」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！

不过我都不是太后了，他管我！

是时候支棱起来了！

正好我也一直想找机会跟狗鹅子破冰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立马颠颠过去为他服务了。

狗鹅子处理国事的时候贼严肃，基本除了「朕知道了」，就再没别的话。

于是当天收到回复的大臣，都在自己呈交的奏折上看见了浓缩版的四字批注：已阅，不回。

然后我读着读着，就看到了户部侍郎呈交的奏折，不禁诧异地转头望向狗鹅子：「赢了红馆和潇湘苑的，原来是你？」

他淡淡「嗯」了一声，又沉思着往手上的折子勾了一笔。

「那是我的财产。」我不大满意地看着他，你坑归坑，怎么坑到你老母亲身上来了？

「现在是朕的了。」他头都没抬。

「.....」你个不孝子！

他扬眸瞥向我：「想要拿回去？」

我当然想，但是看他这个表情就知道不大容易，然而钱财渐欲迷我眼，我还是点了头。

他随意地靠向椅背，目光睥睨过来，双眸沉若深水：「朕从不做赔本的生意。」

我想了想，非常上道地说：「我用凌天盟在宫中的暗桩名单来换？」

他神色冷了下来。

看来他有。

我又道：「沉桩名单？」

他神色竟然还能更冷，沉眸盯我良久，寒声道：「若朕.....想要傅大堂主的项上人头，你待如何？」

有点难，但是难不住我。

可他毕竟是傅丞相的侄孙，傅家唯一的血脉，我这.....

他见我犹豫难决，啪的摔了折子：「你对他当真如此难舍！」

我实话实说：「咱们的主要目的是剿灭凌天盟，只要凌天盟一倒，他就再无依凭，难以成事，自会离开京都，远走他国，何

至于赶尽杀绝。」

他挑了挑眉：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什么？」

他轻咳一声，状似随意，拇指的扳指却一直摩挲转动：「他离开京都，你会跟他走吗？」

「当然不会！」我立刻表忠心：「本宫生是天赢太后，死是天赢死了的太后，怎么可能会跟他走。」

他霎时高兴起来，却还是竭力压下眸中喜色，肃声道：「如此说来，在朕和他之间，你会选择朕？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他又不能让我当隐形太后。

这下他唇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下去，又别扭地怕我看见，索性偏过身去佯装查找奏折。

我见他心情不错，便试探道：「凌天盟的沉桩埋藏已久，其名单更是机密要件，若能得到并一举铲除，可比两馆有用了。」

他抬眸看过来：「若朕要的，不止名单呢？」

我极为诚恳：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」

他凝寂下来的目光锁在我的面上，眸光明明灭灭，复杂深虑，静默半晌，却倏地缓了神色，眼中微露了两分温存的笑意：

「朕逗你玩儿的。」

「别介！」眼见着到手的资产又凉了，我立时急道：「凌天盟的事情你随便开口，我都能拿来，给个机会。」

他又开始皱着眉瞪我：「你真觉得，朕会让你以身犯险？」

倒也没那么危险，好歹我少主身份在那摆着。

况且我本来就想拿到名单，一切情报都握在手里才能安心，如今还能换钱袋子，就更想拿到了。

「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」我跃跃欲试地瞧着他，满眼都写着「钱钱钱」。

他眉头拧得更紧，十分嫌弃地看着我：「朕是短了你吃喝，还是少了你住行，你就这么缺钱？」

我非常诚地点头，毕竟结交拉拢大臣，收买培养人脉，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结党营私，都挺费钱的。

他将批好的奏折扔在桌案上，无奈地叹一口气，对承安吩咐道：「让张良把地契给她。」

得嘞！我瞬间笑开了花：「童叟无欺，我肯定把名单给你整来，瞧好吧您！」

他却忽然敛容正色，长臂一探便握住我的后颈，指节微微收紧，像捏住一只奶猫，警声道：「不准做傻事！」

「不做。」我向来只做有把握的事。

之后没几天，就有风言风语传了出去，说我是狗鹅子的新宠。

对，就是我让人传的。

因为看狗鹅子这态度，我当公主肯定是没有戏了。

而我若想得权，就得结交笼络朝中大臣，但首先朝中大臣得知我，尤其得知道我能带来好处。

御前盛宠女官这个名头就不错。

正好昨天照镜子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有点眼熟。

不是天天见的那种眼熟，而是不常见的那种眼熟，是和薄妃、凉妃、轻妃和浪妃有点像的眼熟。

狗鹅子一直是个很多情的人，看他后宫百来个妃嫔就知道。

但他同时也是个专情的人，专一地喜欢着相似容貌的女子，而盛雪依就是这类女子。

这让我有一个灵感，这个灵感有点危险，但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回报，对于权力这件事，我一向很有赌性，从不会只打安全牌。

我忽然就觉得，《三十六计》是本好书，它能搭配适用出苦肉计中计：美人苦肉计。

果然俗话说得不错，书中没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坑爹计，啊不，坑儿计。

就是太没节操了。

过于符合我的风格。

不想用都不行！

然而只有好计策，没有好机会也完蛋，尤其狗鹅子素来心思缜密、城府深险，眼光毒辣，若被他看出来我骗他，估计就不止不冷落我这么简单了。

但是不久之后，就被我等来了一个上好的机会：围场秋猎。

骏马啸腾，飞箭无眼，意外丛生，演一出美人苦肉计可再合适不过了。

所以我坐在去猎场的马车上还在琢磨，这情节怎么发生才合理，这险境怎么安排才触底，这借口怎么吐露才得体。

「安静！」寂静的车厢内，狗鹅子突然不耐地低叱了一声。

我与承安对视一眼，心道莫不是狗鹅子上次受伤真的伤到脑子，出现幻听可还行？

狗鹅子却将一双鹰眸清冷冷地投向我：「说你呢。」

「我没出声。」我莫名其妙。

狗鹅子脸色沉凝如水，语气嘲讽：「脑子里的算盘打得这么响，你是算盘精投世吗？」

我当然不是！

我若是算盘你是啥？算珠？

骂人都不会骂！

丢人现眼！

如果我要真是算盘精，肯定先算算你在想啥，这么喜怒难辨、阴晴不定、反复无常。

但是我还是识相地闭了嘴，免得又被怼。

狗鹅子冷冷将我一瞥，便拧着眉头阖上了双目，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模样。

到了猎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近晚，狗鹅子便下令先休整一夜，明日再开始秋猎。

因秦氏祖上是游族，马背上打来的天下，为了让子孙铭记祖辈的功勋，所以并未在猎场周边建造行宫，而是以传统的房帐作为营寨。

秋猎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盛会，众人都很兴奋，围着篝火烤肉饮酒，载歌载舞，一直热闹到了大半夜。

狗鹅子喝了不少酒，虽然他从未喝醉过，但我看这架势怕是要撒酒疯，于是他刚露出微醺的表情，我便立刻决定离远儿点，却在身的时候，听得他一声沉叱：「站住！」

我假装没听见，脚步都没停，然而并不需要我听见，自然会有听见的奴才将我拦下，让我不得不转回身去。

只见狗鹅子缓缓拿起酒樽，一仰头便囫囵吞下，几滴酒液溢出唇角，簌簌滑落，随即，他便将杯子重重扣在矮桌上，冷沉沉地开口：「过来！」

我对醉鬼实在有心理阴影，却又不能当着众人面拂了他的面子，只得深吸一口气，慢慢走了过去。

我止于他两步之外，才刚站定，就突地被他抓住胳膊一把拽进怀里，他的双臂也顺势将我圈紧，鼻间便瞬间盈满了浓烈的酒香。

「我讨厌你！」他眯着眼瞧我，眸光迷惘濛濛，眉头一会儿拧紧，一会儿又放松，口齿不清地小声控诉：「最讨厌你了！」

「好。」我轻声应着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你最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心生嫌隙，冷淡挑剔，说话还没好气，要不是因为我是你妈，你早把我贬走了，我都知道。

但我这不是设法补救呢么。

可你又不给机会。

道歉不接受。

说话又不搭理。

还总满脸嫌弃。

我也要面子的好吧。

谁愿意石头烤火一面热。

他环着我的肩膀半倚在我的身上，磕磕绊绊地往房帐走，脚下却突然踉跄了一下，我急忙扶紧了他：「小心！」

他又偏头看向我，凝视半晌，好像不认识我似的，疑惑地嘟囔了一句：「你.....谁？」

我是你爸爸！

他细细端详着我，凄惘的眸中慢慢涌上几分清明，幽深深地瞧我半晌，眼中却渐渐浮起了薄影影的恼怒与怨怼，锋眉突然狠狠拧起，一把将我推开：「你是谁？！」

这个问题真有点复杂，没法跟醉鬼回答。

也许你再多看我几年，就不会在醉酒时忘了我容颜。

他却开始闹酒，不依不饶地拽着我的手臂，不断地追问我是谁？

我并不想跟他纠缠，只暗暗琢磨着将他打晕而不被发现的几率有多大。

他得不到回答，便强硬地扳过我的肩膀，凶极恶煞地缠问，一声比一声逼迫，一声比一声急切，似乎再不堪忍受某种隐秘的痛苦，突然大吼一声：「你是谁？！你究竟是谁？！」

一国之君，众臣之前，如此纠缠，成何体统！

我面色瞬间冷凝了下来，目光严厉地慑视他，就像他小时候每一次闹脾气那般。

他蓦地怔住了，暴虐之气瞬间消散，双肩微微一颤，便垂下了双眸，唇角向下撇着，极是委屈地又有些不服的模样，但总算是乖顺下来。

我又冷厉地盯了他片瞬，才稍缓神色，他却突然抬头，陡地朝我望来，眸底既有着极力压制的愠怒，却又似乎是想挣脱某种禁锢。

我微微蹙了眉，目光霎时凛冽起来，轻而警示地叫他的名字：「琰儿。」

他眸光骤然一缩，目色剧烈挣扎良晌，竟渐渐氤氲起薄薄雾气，慢慢染红了眼，在眼角凝成了一滴泪，却固执地如何不肯落下，像一个倔强少年，拽着我执拗地追问：「你是谁？你告诉我你是谁.....你告诉我.....」

问到最后，几近哀求。

我知道他的思绪已经陷入偏执，跟醉酒的人也压根没什么道理可讲，但他手劲儿极大，几乎将我骨头捏断，几个小太监联手

也拉不住他。

我瞟了一眼周遭的皇亲贵胄，深知再如此下去必酿大祸，不得不稳了稳心绪，凑近他耳边低声哄道：「琏儿乖，这里人多，回去我悄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」

他愣了愣，迟疑而期冀望着我：「我.....乖吗？」

「乖。」我马上回答。

他反应还有些慢，但神色明显柔和起来：「你叫我.....琏儿，不是.....琮儿.....？」

我点一点头：「是。」

他心满意足地「嗯」了一声，朝我朦朦胧胧一笑，眼尾微醺，长睫如羽，因沾染着几分水汽，眸中甚至透出几分纯净无辜：「我是.....乖琏儿？」

「对！」我立即应声，活像拿糖葫芦诱拐小童的大坏蛋，声音温柔地滴出水来：「我们先回去，好吗？」

他缓而重地点一点头，竟又笑了起来，眼角眉梢都飞扬舒展，凝染上蓬勃的暖意，轻悄而隐秘地瞧着我：「我很乖的。」

我应了一声，才要搀着他走，他却突地朝前一栽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

狗鹅子一倒下，我就被扑上来的侍卫给捆成了粽子，堵了嘴丢进帐监里，罪名是谋害陛下。

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架势，这一气呵成的动作，让我的内心是懵逼的，等到后半夜，有人趁着夜色钻进帐子要杀我的时候，我就更懵逼了。

那人一进来，先兜头泼了一桶冰水打招呼，然后才阴冷冷的呵斥道：「醒醒！」

老子醒着呢！

我脸上滴滴答答地淌着水，火冒三丈地瞪着她，你泼水之前问一声会死吗会死吗会死吗？

她只漠然瞥我一眼，并不多废话，直接扯掉我嘴里的布条就给我塞药丸子。

哎我去，你洗手了吗你就喂人家吃东西，还有没有点素养？有没有点礼貌？有没有点儿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了？

她显然是没有的，不顾我挣扎，就一手钳着我的下巴，一手硬掰我的嘴，尖锐的指甲在我唇角刮来划去，没几下我就尝到了血味。

我张嘴就咬在了她的虎口上，她大叫一声，手霎时高高扬了起来，却又顿在了半空，静静竖起耳朵听了听，又将布条怼回了我嘴里，严声威胁道：「你最好老实点，敢耍花样我就杀了你。」

这话说的，我不要花样，你就不杀我了吗？

又骗小孩儿！

但是当她隐到屏风后面，第二个人进了帐子之后，我立刻就打消了求救的念头，毕竟那人手中短刀闪烁的寒光，还挺晃眼的。

她小心地观察了四周一番，径自向我走了过来，我瞬间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拼命地往后挪腾，却听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，她身形一顿，便也向屏风后面躲了去。

你们俩.....这整得还挺有缘分。

然后第三个人就进来了，手里攥着根白绫。

不是，我作为一个谋害皇上的要犯，监牢外就没有人把守一下吗？

这随意进出的场面像极了菜市场。

那人也一句开场白没有，只面无表情地疾步走来，抬手将白绫一下套上我的脖子，接着猛地抽紧，差点给我直接送走。

我觉得颈椎都要碎了，胸腔也骤然受到挤压，呼吸在瞬间就被斩断，眼前都开始看见密密麻麻的黑点，却在下一刻，忽觉面上鹅梨香轻拂而过，勒我脖子那人手便乍然松了，喉咙中还发出惊恐的嘶哑声。

我终于缓了口气，双眼发黑地抬头看去，模糊中只见花儿卡着他的脖子一举而起，面色冷峻冰寒，犹如一尊玉面罗刹，雕竹一般的指节缓缓收紧，那人脸便涨的青紫，连眼睛都凸了出来。

我赶忙将挣扎着松了的布塞吐掉：「别、别杀他！」

花儿转头看我，目中凝着薄薄一层严霜，语气里也裹挟着几分寒气：「他竟敢对你动手，简直不可原谅！」

我没想原谅他，我就想审问他，杀我总得有个理由，不揪出幕后主使，弄死他一个还会派来下一个，更别说屏风后面还有两个。

但当务之急是：「绳子勒得手好疼，先给我松松绑好不咯？」

花儿脸上冰碴般的怒气瞬间消散，眼中涌上几分无措的自责，一脚狠狠踹在手中人的腿弯，只听咔吧一声，那人便跪了下去，再难站起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